

巨大的身影

追念張光直先生

颤抖的手指，千钧世的迈步，雅言鼓些思绪，
如潮水，那刚範圍的天庭，那双炯電的目，含蕴
多廣大的世界，参透多麼深邃的奥秘呵！

這是王地不仁鐵律下，對於不幸的一席之一个如
張光直之是，但张光直用他不宥人伸张的坚硬
是堅，伸张，用他不宥人踏出一步，硬是坚进
用他不宥人伸张，硬是坚着，暮光，表達
李見，深述思想。——在這裡我們又看到人之無以

巨大的身影——追念張光直先生

杜正勝

(台北·故宮博物院)

顫抖的手指，千鈞的邁步，雅言雖難吐，思緒如潮水；那副飽滿的天庭，那雙炯電的目光，含（涵）蓋多麼廣大的世界，參透多麼深邃的奧秘啊！



張光直先生與杜正勝、陳芳妹夫婦合影

這是天地不仁鐵律下，屬於不幸一群之一份子的張光直先生。但張先生用他不容易伸出去的手硬是要伸出去，用他不容易踏出的一步硬是要走出去，用他無法使役的唇舌硬是要發出聲音、表達意見、陳述思想——在這裡，我們又看到人之所以為人的偉大，連上天也打不倒，至少不能輕易被他打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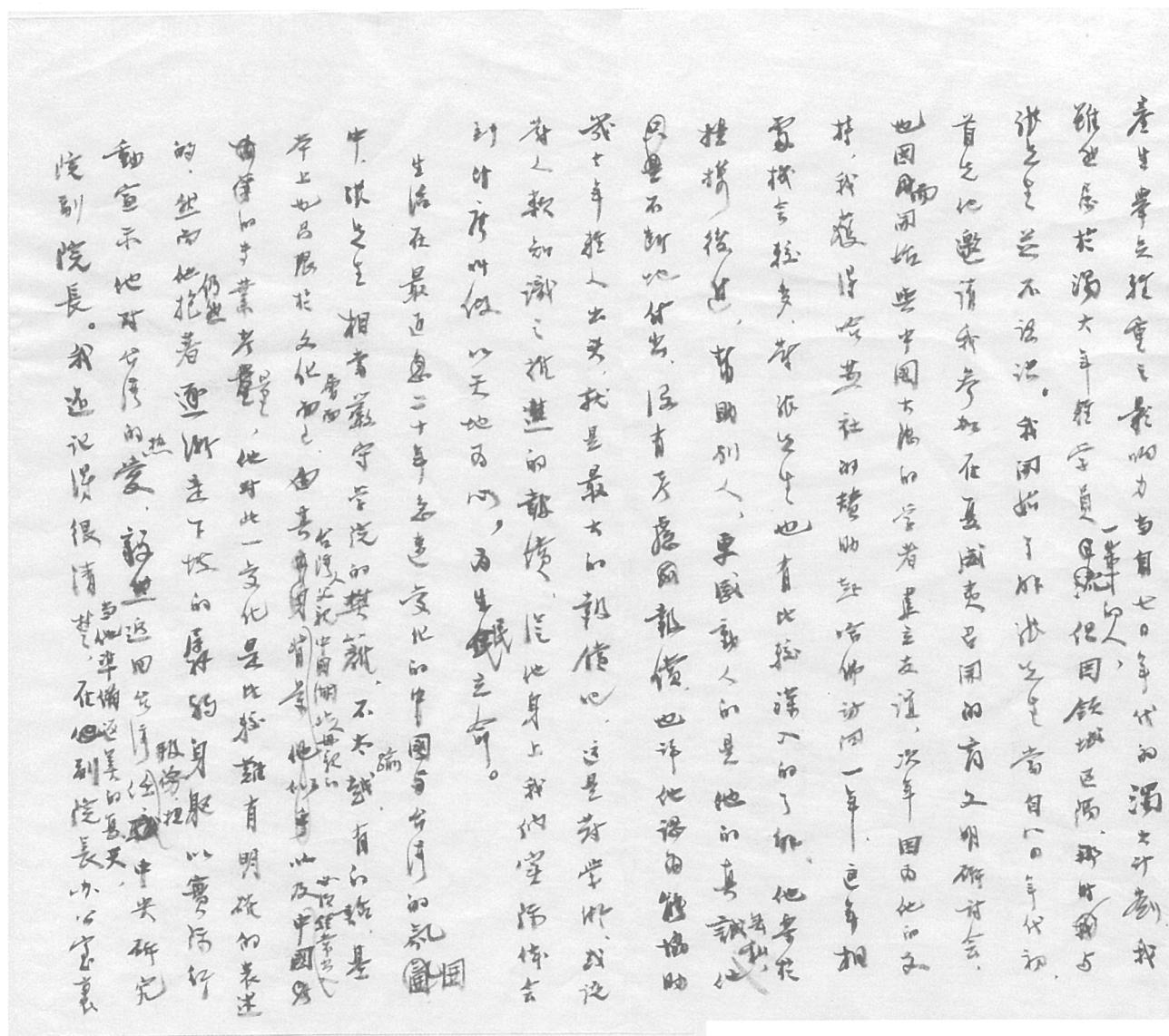
張光直先生是一個學者，應該可以歸類為純學者之林。著作之富，固不在話下，尤貴乎他勇於提出新見解，拓展新領域。他的論述，四十年來在中國古代文化的領域內，一直成為對話的對象，一些大膽新穎的理論，恐怕還會一直再討論下去。然而在學術變易飛快的今日，能像張先生這般影響深遠的學者已不多。他的論述，就像夕陽投射出來的身影，寫得很長很遠。

不過這副巨大的身影，對絕大多數不懂得古代中國、或者也不一定要懂得的人來說，不是溝通天地神人的學說，而是那雙走不出但仍然堅持要走出去的腳，那張發不出聲而仍然堅持要發言的口，那個不屈服於命運擺佈的巨人的身影。

張先生生於台灣，長於中國，二次大戰再返台，受完高等教育，然後長期在美國生活。他對台灣人文社會科學界產生舉足輕重之影響力，當自七〇年代的濁大計劃。我雖然屬於濁大年輕學員一輩的人，但因領域區隔，那時與張先生並不認識。我開始了解張先生，當自八〇年代初。首先他邀請我參加在夏威夷召開的商文明研討會，也因而開始與中國大陸的學者建立友誼；次年因為他的支持，我獲得哈燕社的贊助，赴哈佛訪問一年。這年相處機會較多，對張先生也有比較深入的了解。他樂於提攜後進，幫助別人，更感動人的是他的真誠無私，他不斷地付出，沒有考慮報償，也許他認為能協助幾個年輕人出頭，就是最大的報償吧。這是對學術、或說對人類知識之推

進的報償，從他身上，我們實際體會到什麼叫做「以天地為心，為生民立命」。

生活在最近二十年急速變化的中國與台灣的氛圍中，張先生相當嚴守學院的樊籬不太踰越，有的話，基本上也只限於文化層面而已。由其台灣人父親、中國湖北人母親的背景，以及必須經常出入中國的專業考量，他對此一變化是比較難有明確的表述的。然而他仍然抱著逐漸走下坡的孱弱身軀，以實際行動宣示他對台灣的熱愛，毅然返回台灣服務，擔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。我還記得很清楚，當他準備返美的夏天，在副院長辦公室裏，他用顫斷的話語對我說，一旦中國大陸進兵台灣，他要回來從軍。作為一個考古或古史的專家，他雖然不會公開譴責中共違反人權，但在中台之際他給我感受到的是對弱者的仗義，一股凜然的浩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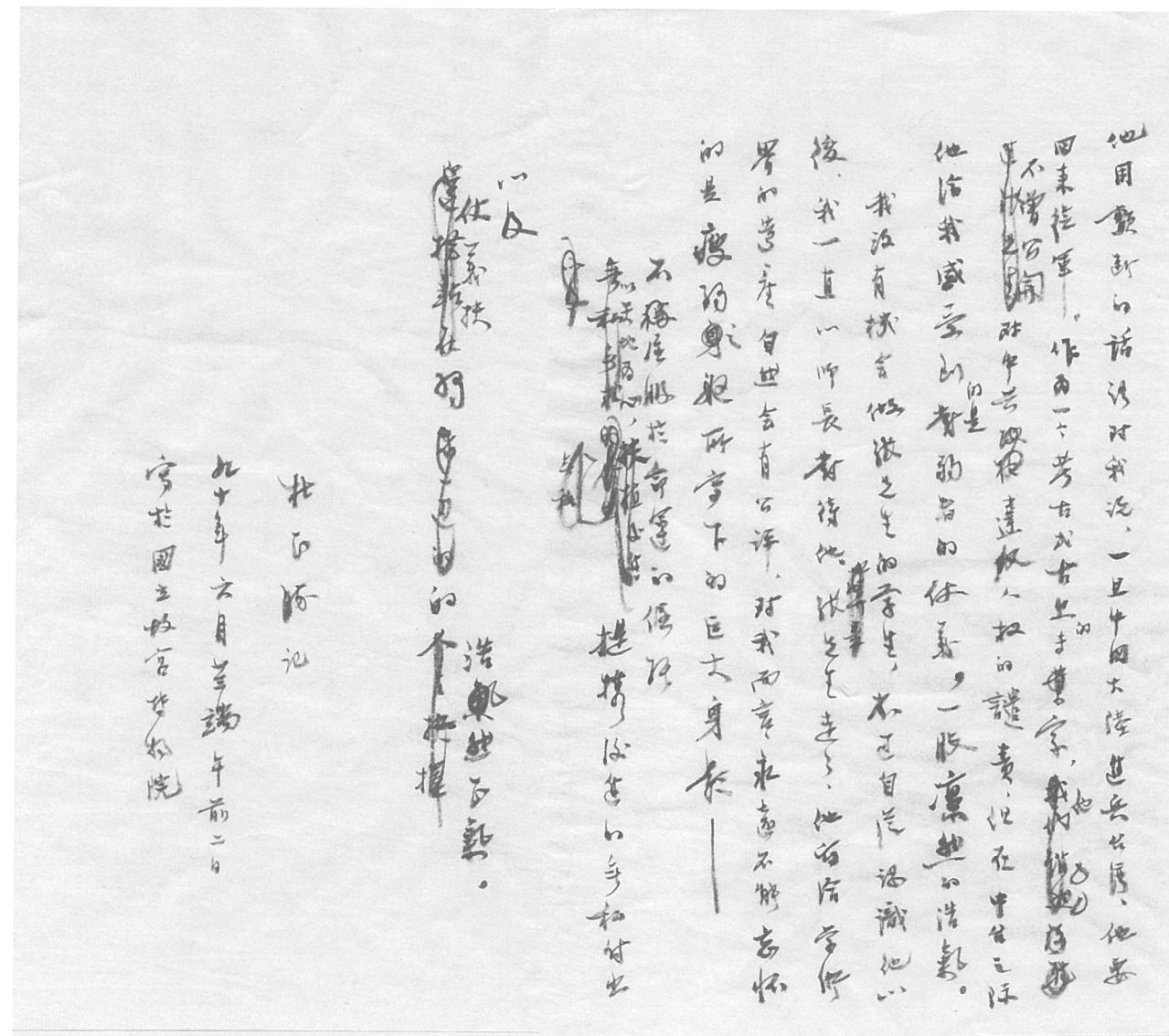


〈巨大的身影〉手稿（二）

我沒有機會做張先生的學生，不過自從認識他以後，我一直以師長對待他。張先生走了，他留給學術界的遺產自然會有公評，對我而言，永遠不能忘懷的是瘦弱之軀所寫下的巨大身影——

不屈服於命運的倔強，
以天地為心，
提攜後進的無私付出，
以及，
仗義扶弱的浩然正氣。

杜正勝記
九十年六月廿三端午前二日
寫於國立故宮博物院



〈巨大的身影〉手稿（三）